
12
3764
303

玉佩考

德清俞樾蔭甫著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采薺行肆夏周規折矩進
揖退揚而玉鏘鳴焉所謂車中則有鸞和之聲行步則有環佩
之音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戰國尚武始廢佩玉之制西漢之世
因循不復漢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
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屨以行事及漢末而玉
佩之制又廢魏王粲之祖父龔父暢皆爲漢三公故多識舊儀
魏國既建粲拜侍中興造制度粲恆典之三國志王粲傳注引
摯虞之書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粲識舊佩始復作
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粲也隋書禮儀志亦云漢明帝始復制佩

91-336

而漢末又亡絕魏侍中王粲識其形乃復造焉然粲所爲玉佩其制不傳隋志止言開國公佩山玄玉開國侯伯子男佩水蒼玉如此之類而已唐制天子白玉雙佩皇太子瑜玉雙佩羣臣之服則有山玄玉佩水蒼玉佩之別然於古制則愈無可言矣夫古人佩玉詠於詩載於禮而其制則經無明文雖大儒如鄭康成然其言佩玉之制略矣韓退之云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閒吾蓋於玉佩之制尤歎息焉因掇拾古義稍附已意著於篇

毛詩說弟一

鄭風女曰鷄鳴篇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

有女同車篇佩玉瓊琚傳曰佩有琚瑀所以納閒

按毛之言蓋甚略矣然賴其言至今知有珩璜琚瑀之名

因有納閒二字而至今可以考見琚瑀之用其說詳後

韓詩說弟二

周官玉府職共王之佩玉鄭注引詩傳云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蟪珠以納其閒

按鄭注不言何詩之傳賈疏則云韓詩也毛言以琚瑀納閒不言蟪珠韓言以蟪珠納閒不言琚瑀此毛韓之異也愚謂蟪珠之貢雖見於夏書然古人所謂珠者實皆有白玉爲之不用蟪珠漢世猶然隋書禮儀志云陳承定元年武帝卽位徐陵白所定乘輿御服皆採梁之舊制又以爲冕旒後漢用

曰玉珠晉過江服章多闕遂用珊瑚襍珠飾以翡翠侍中顧和奏今不能備玉珠可用白旋從之蕭驎子云白旋蠯珠是也帝曰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金色宜塗珠玉之飾任用蠯也以此言之則珠用蠯珠乃六朝以後苟簡之制三代以上必不以蠯珠爲佩韓詩乃云蠙珠以納其閒何歟東觀漢記云孝明帝作蠙珠之佩以郊祀天地據此則漢佩固用蠙珠然漢制冕旒天子用白玉珠不用蠙珠何以於佩用之佩必以組蠙珠之孔豈組所能貫而可以代琫瑪歟考說文玉部有珋篆其說解曰后之次玉者以爲系璧從玉丰聲讀若詩曰瓜瓞菶菶一曰若貨蚌乃知古人以珋爲璧系古人佩玉亦必以珋爲系琢而圓之是曰珋珠而珋字讀若貨蚌與蚌字形聲皆易相混後人知有蚌珠不知有珋珠於古書言珋珠者以爲卽蚌珠也傳寫遂易以蠙珠矣非韓嬰原文也漢明帝時亦當用珋珠不用蚌珠卽冕旒所用之白玉珠也其言蠙珠者亦自後人言之也惟佩玉自以珩璜琚瑀衝牙爲主珋珠非所重毛公略而不言未爲闕略韓說舉珋珠而遺琚瑀於義稍疏矣

大戴禮說弟三

大戴禮記保傅篇曰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琚珠以納其閒琚瑀以綦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按大戴之說則兼琫珠瑀而言之矣所謂琫珠者其實亦
珩珠也至雙衡之說疑必有誤當如韓詩傳作上有蔥衡也
禮記玉藻篇一命縰韍幽衡再命赤紱幽衡三命赤紱蔥衡
是衡之制以蔥衡爲貴故舉蔥衡言之也蔥與雙音相近又
涉雙璜之文因誤爲雙矣璜有雙衡不得有雙故知其誤也
惟鄭注釋蔥衡但曰衡佩玉之衡也青謂之蔥據下文天子
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所謂蔥衡者其卽水
蒼玉歟

鄭氏禮記注弟四

玉藻篇一命縰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注曰衡
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蔥

按衡卽珩也說文玉部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葢古人
佩玉以爲行止之節故從玉從行國語楚語之白珩猶在
乎韋注曰珩佩上之橫者惟其爲佩上之橫者故或卽以衡
爲之非止聲近義亦近焉至幽衡蔥衡鄭說甚略愚謂蔥衡
者卽水蒼玉也幽衡者卽瑀玟也周易說卦傳震爲蒼筤竹
九家易曰蒼筤青也故水蒼玉爲蔥衡矣瑀玟則石也石之
色澤不能如玉之光明故爲幽衡矣
又曰佩玉有衝牙注曰居中央以前後觸也
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分衝與牙爲二物則
牙卽是璜矣毛詩古說何以言璜又言衝牙乎皇說不可從
孔疏但執鄭義以駁之猶未盡也

又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瑪玟而縰組綬注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

按鄭君於佩玉之制言之不詳讀其注知衡爲佩玉之衡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所以貫佩玉者謂之綬如是而已以鄭君爲禮學之宗故錄其說以存鄭義至於右徵角左宮羽及結佩設佩諸說姑略而弗及焉

孔氏穎達說第五

禮記玉藻篇佩玉有衝牙孔氏正義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

按疏云上繫於衡當作上繫於衡院氏校勘記已及之矣其云下端前後以縣於璜猶云前後下端縣以璜與中央下端縣以衝牙一律疏家文法喜拙故其言如此自孔疏始詳言玉佩之制後之說玉佩者皆本此然孔氏有蠙珠而無琚瑀於佩制固未全也

賈氏公彥說第六

周官玉府職注引韓詩說賈氏疏之曰佩玉上有蔥衡者衡橫也謂蔥玉爲橫梁上有雙橫衡牙者謂以組縣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縣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衝牙使前後觸璜故曰衝牙案毛詩傳衡璜之外別有琚

瑀所置當於縣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琚瑀之內角斜
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云蠙珠以納其閒者蠙蜯也珠
出於蚌故言蠙珠納其閒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閒故云以
納其閒

按賈氏之說視孔爲詳矣其說蔥衡及衝牙與璜皆與孔疏
無殊惟有琚瑀有蠙珠各有所施則爲孔氏所未及而玉佩
之制全矣然竊以爲得之琚瑀失之蠙珠說文組綬屬其小
者以爲冕纓今姑弗論其爲綬屬卽以冕纓言之天下有蠙
珠之孔可貫冕纓者乎此非徑寸之珠不可矣至縣衡牙之
組止一組耳何以有琚又有瑀賈疏亦不言其故益玉佩久
已失傳賈公彥未見其物以意言之故不能無失也

司馬彪續漢書說弟七

續漢書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敳案隋書禮儀志云上下施敳疑此脫下字貴賤有殊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敳非兵旗隋志云敳非戰儀於是解去敳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敳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爲祭服云

按三代以下惟漢明帝爲玉佩東漢一代遵用之當時必有紀載而司馬彪採入續漢之書夫漢去古未遠彪晉人去漢未遠所言當得其實然則欲求三代以上玉佩之制舍此何

觀矣夫佩必有衡而續漢志不言何也曰此制自周至漢相承未廢明帝但承其舊不煩更作故不言也何以知其未廢也曰上文言解去敬佩留其係璲然則先時所去者敬佩而已其所繫之璲固在也司馬氏引鞙鞙佩璲之詩以證之鄭箋解佩璲爲以瑞玉爲佩夫以玉係敬佩是璲卽衡也秦以采組連結於璲則以往時空有玉璲而無所係故以采組係之稍稍復古矣漢又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則以往時空有采組而無所縣故以雙印佩刀縣之雖無瑀璜衡牙之屬而亦有其物矣蓋戰爭之世務從簡便及處平國又趣於文亦人情也明帝慨然復古乃改刀印之類而仍從衡牙瑀璜之舊至於衡則舊所有者故言衡牙瑀璜不言衡也夫古制有

琚有瑀漢制無琚而言雙瑀何也曰瑀與琚古音爲同部字愚疑琚瑀一也蓋於縣衡牙組之中央以兩玉夾之分而言之則一面謂之琚一面謂之瑀合而言之則曰雙瑀可也卽曰雙琚亦可也漢志有瑀無琚然曰雙瑀則兼琚言之矣乃別爲兩組其上端繫於衡之兩頭其下端繫於璜而其中間納於琚瑀之中依漢志言之則爲納於雙瑀之中如此則三組相連屬而周旋折旋之時不致太離遠矣夫佩玉之制本取其聲以爲行止之節故前後之璜中央之衝牙乃其主也璜與衝牙必以組繫之組必上有所屬於是乎有衡上有衡下有衝牙有璜則所以爲佩者已具矣然猶慮行步之間兩璜或太前太後而不能適與衝牙相觸也則此三組者必有

以維繫之於是乎有琚瑀瑀所置在縣衡牙之組之中央
賈公彥說已得之矣又爲兩組上屬於衡下屬於璜而中穿
琚瑀之內賈公彥說亦得之矣愚謂此兩組者古蓋有閒之
名以其閒以三組也或卽謂之閒組毛傳云佩有琚瑀所以
納閒蓋謂納此閒也後人乃謂納閒者以在衡璜衡牙之閒
果爾則當云以納其閒不當云所以納閒也今覩續漢志所
言佩玉之制參以賈孔之疏而古制粲然復明所惜者珩璜
琚瑀衡牙之形制不得其詳耳姑以意言之衡者平也其形
必平衡牙之用在乎前後相觸又其名爲牙其兩端必銳璜
爲半璧則賈疏已言之或衡牙亦爲半璧形但與璜有橫豎
之分耳惟琚瑀則無可說考之毛傳琚無異文而瑀則有異

女曰鷄鳴傳其字爲瑀有女同車傳其字或作玖見女曰鷄
鳴疏阮氏校勘記謂此傳以作玖者爲是然則琚瑀當作琚
玖矣說文玖讀若苤或曰若人句脊之句以讀若句言之疑
琚玖之名得之於佩句琚者佩也玖者句也古書言佩句者
多矣晰言之則樂記曰佩中矩句中鉤大判言之則考工記
冶氏曰佩句中矩蓋皆曲之形也琚瑀之制其如矩乎今輒
圖之如左

此就一面圖之也此面謂之瑀則彼面謂之琚圖其一面不

言琚而言瑤者從漢志也然則何以無珠也曰用珠之制當
據漢志定之賈公彥謂五組繩皆穿珠者非也漢志謂乘輿
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曰乘輿斥天子也天子以白
珠公侯以采絲采絲可以代白珠則白珠之用與采絲同矣
落者絡也漢書西域傳贊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師古
曰落與絡同是其義也佩以玉爲主珠者其絡而已矣毛傳
稱琚瑀所以納閒而韓傳云蟉珠以納其閒則珠必與琚瑀
同設蓋卽於琚瑀之兩端綴以白玉之珠以爲之飾而公卿
諸侯則不用珠但用采絲也志云其視冕旒當作其色視冕
旒上文言冕旒之制天子白玉珠三公諸侯青玉珠卿大夫
黑玉珠此言色視冕旒者三公諸侯用青絲卿大夫用黑絲

也然則乘輿落以白玉自卽冕旒所用之白玉珠而非蟉珠
亦可決矣

盧氏辯大戴禮注弟八

盧氏注大戴禮衝牙曰衝在中牙在旁
按此卽皇氏之說辨見前矣

又注玭珠以納其閒曰總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
瑀美玉琚后次玉

按周官注引韓詩作蟉珠而此作玭珠據說文則玭蟉一字
也然竊謂許君於玭珠二篆蓋失其本義夫珠從玉玭亦從
玉自是玉之類古人所謂玭珠者卽吾所謂珬珠也非蚌珠
也許君隸珠篆於玉部而其說以爲蚌之陰精隸玭篆於玉

部而以蠙爲其重文疑失之矣大戴記之玭珠必非蠙珠或皆以玉爲之而赤者爲琚白者爲璵盧氏之說其有所受之乎

長沙王先謙實苹校

南菁書院

德清俞樾蔭甫著

鄭君駁正三禮考

自來經師往往墨守本經不敢小有出入惟鄭學宏通故其注三禮往往有駁正禮經之誤者今具列之略爲疏通其義有未安亦稍稍糾正

周禮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注脯非豆實豆當爲羞聲之誤也疏曰知脯非豆實者案籩人職有栗脯則脯是籩實故云脯非豆實也知豆當爲羞者案籩人職云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薦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

按賈疏於籩人職曰云未食未飲曰薦者據朝踐饋獻時未

獻前所薦籩豆朝事饋食之籩是也云既食既飲曰羞者謂尸食後酳尸訖所進羞卽加籩之實是也賈疏於薦羞二字分晰甚明乃於此經則有不可通者何也菱芡栗脯止是加籩之實而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蕙榛實無所謂脯也然則羞有脯而薦無脯矣此經何以言羞脯薦脯乎余疑豆字不誤蓋腊人掌乾肉者也據醢人所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有三臡一醢饋食之豆加豆之實各有四醢鄭注云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莛之祳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甕中百日則成矣然則作臡作醢正須乾肉腊人所供之豆脯乃加豆之實所以作兔醢醓醢醢者也加豆之實尚有鴈醢魚醢鴈魚非獸或非腊人所共故不及之其所

其之薦脯乃朝事之豆所以作醢之豆亦有羸醢癰醢蚔醢魚醢以皆非獸故亦不及羞腊人掌共乾肉以供此二豆之需於加豆曰豆於朝事之豆曰薦互文見義下言薦則知上是羞矣上言豆則知下亦是豆矣亦猶糗餌粉餈互相足也鄭云脯非豆實似未達脯字之義羞此脯爲腊人所掌乃乾肉也非乾果也何得據栗脯在籩而云脯非豆實乎凡鄭注字誤甚多此則有脯非豆實一正之其泛言某當爲某者不備舉也

肆師之職共設匪饉之禮注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饔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疏曰鄭知設於賓客之館者凡待賓客之禮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饉今

言其設筐舊明是王不親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同是不親食之事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此亦公食大夫禮文云或者匪以致饗者鄭君向引公食大夫須破匪從筐又言饗禮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匪不用筐但無正文故云或以疑之也

按鄭君據公食大夫禮豆實實于簠簋實于筐故疑此經匪字爲誤又以古饗禮已亡或致饗時用匪不用筐疑此經係指饗禮而言皆鄭君以意說之也愚謂筐筐雖有方圓之別然詩鹿鳴傳曰筐筐屬說文匚部匪器似竹筐據許鄭所說筐筐本同類之物對文雖別散文或亦可通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鄭君注周禮司巫引士虞禮作實于筐然則此經匪字儀禮作筐安知不猶彼注筐字儀禮作筐乎似不必以無據之饗禮曲爲之說也至鄭君所謂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此蓋據聘禮云公於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賈疏乃云亦公食大夫禮文按公食大夫禮初無此文公彥斯語毋乃謬誤與（按此亦與尋常故辨論之某讀爲某不同）

校人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注曰駕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宜皆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車之也

按以鄭注推之八字自當作六於數密合而愚於此注有不
能無疑者經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閑注云二
耦爲乘則乘馬者四匹也三乘爲阜則一十二匹也三阜爲
繫則三十六匹也六繫爲廐則二百一十六匹也其下云六
廐成校校有左右鄭乃分爲兩廂一廂一廐爲二百一十六
匹兩廂則四百三十二匹若然則有左廐有右廐廐有左右
非校有左右矣鄭又云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
二千一百六十匹若然則左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物馬各
一廐其二百一十六匹右廂亦如之以一廂言是五廐成校
也合兩廂言是十廐成校也何言六廐成校乎鄭意六廐合
下駑馬言之不知下文止言麗馬一閑八麗一師八師一趣

馬八趣馬一馭夫並未有阜繫之名何得有廐乎愚意良馬
自二耦爲乘至六繫爲廐得二百十六匹六廐成校得一千
二百九十六匹合五良馬爲六千四百八十匹再加駑馬依
鄭君說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馭夫四百三十二匹三之
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正符良馬六廐之數合良馬駑馬共
七千七百七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僩六種之馬每種一千二
百九十六匹分隸左右校則每種六百四十八匹是謂天子
十有二閑馬六種也其下云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種愚謂六閑當作八閑自天子至家以四爲差作六誤也馬
四種則五千一百八十四匹馬二種則二千五百九十二匹
其校各有左右與天子同故四種八閑二種四閑也衛文騄

馵三千葢中興之初制度未備故未足六閑之數鄭君反以
證天子之馬誤矣茲因鄭君所定駑馬之數而推得良馬之
數故具說之

職方氏正南曰荆州其浸潁湛注曰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
非也疏曰鄭據地理志故知合在豫州又昭元年王使劉定公
勞趙孟于潁亦在豫州故破之

河南曰豫州其浸波溠注曰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
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疏曰春秋者莊四年傳文

按許氏說文正與鄭合愚謂古書上下文互誤者往往有之
然此二州者一云其浸潁湛一云其浸波溠誤則俱誤不應
獨移易此潁溠二字也湛水鄭云未聞據襄十六年左傳楚

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注云襄陽昆陽縣北有湛水
東入汝則亦在豫州之域說文湛沒也一曰湛水豫州浸依地理志注所引是許所見周禮於豫州正作其浸潁湛然則其於荆
州必作其浸波溠矣波水當在荆州鄭讀爲播而說以豫州
之滎播既都恐未得也禹貢荆州沱潛既道又曰浮于江沱
潛漢余疑波卽沱也據爾雅水自洛出爲波江出爲沱波沱
蠱韵字猶陂陀也荆州之浸本是江出之沱而誤爲洛出之
波葢亦聲近而誤耳

正東曰青州其民二男二女注曰二男二女數等似誤也葢當
與兗州同二男三女疏曰若本有此數等當言一男一女明不
作二男二女青州西北與兗相接宜與兗州同二男三女也

按男女相等當云一男一女不當云二男二女其誤明矣謂
當與兗州同則無據
方三百里則七伯注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
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
按方千里之地爲方百里者百封方三百里者十一國餘方
十里者一
掌客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注
曰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葢著脫字失處且誤耳
按此涉下文而衍
鉶四十有二注曰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
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
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
葢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
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四西夾東夾各四
按此無正文鄭以意訂定亦近之矣然愚意上公食四十豆
四十壺四十侯伯皆三十二子男皆二十四其衰皆以八然
則此文鉶數侯伯二十八若從或本作二十四而上公四十
二改爲三十二古三四字皆積畫往往致誤子男十八改爲
十六六八字形相近亦易誤也如此則仍以八爲衰而推其
致誤之由亦似較有理矣
考工記輪人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曰鄭
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元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

入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
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

按鄭君此說近儒孔撰軒阮文達皆從之惟程易疇不以爲
然謂賢軹皆轂之飾也其說殊有理惟如程說五分其轂之
長一分爲賢三分爲軹虛其一分不飾以待置輻則經文當
云以其一爲賢以其三爲軹不當云去一爲賢去三爲軹也
兩去字義不可通程雖曲爲之說究與他處用去字不一例
也愚謂爲賢爲軹卽在此置輻之一分中蓋輻廣不過三寸
其入轂處謂之藉不過大半寸而轂長三尺二寸五分之則
有六寸四分於此六寸四分中虛大半寸不飾以待置輻輻
之內以革輓而漆之其名曰賢輻之外亦以革輓而漆之其

名曰軹所以然者以此六寸四分之中鑿孔以置輻恐其鑿
孔太多而木易裂故必爲賢爲軹以固之也經云參分其轂
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正與此文相應去一爲賢從內
去之也去三爲軹從外去之也蓋爲賢爲軹皆在此五分之
一分中故自內觀之則去一分而爲賢自外觀之則去三分
而爲軹程氏乃謂止此五分之一不賢不軹其內之一皆賢
也其外之三皆軹也則又何去之有乎

治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銛十之重三垸注曰殺矢與戈戟異
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

按下矢人自有此文則鄭說是也

鳧氏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

以其一爲之厚注曰鼓鉦之閒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

按上云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假令銑之數十去二爲鉦卽以爲銑閒則銑閒八也又去二以爲鼓閒則鼓閒六也至鉦閒之數無明文然鍾體下大上小鉦在鼓上鉦閒必小於鼓閒明矣程氏瑤田以之謂鉦閒之數五又十分一之六鄭以鼓鉦之閒同方六遂疑經誤此不可從也句股比例求

矢人刃長寸注曰刃長寸脫二字疏曰知脫二字者據上參分其羽以設其刃若刃一寸則羽三寸矣矢一尺五寸便大短明知脫二字也

按戴東原補注謂矢匕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然記文但言刃不言自博處至鋒則宜從鄭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觚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曰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

按鄭從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故以觚當爲觶方合一獻三酬則一斗之說觚字誤豆聲誤也然愚以此記非特觚豆二字之誤其上云勺一升亦誤也按玉人云黃金勺杜子春云謂酒尊中勺也儀禮士冠禮注曰勺尊斗所以斟酒也是勺者斟酒之器而非飲器安得與爵觚並列乎特牲饋食禮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注引舊說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蓋卽韓

詩說觶之爲用禮經習見梓人爲飲器何得無觶而轉有斟酒之勺乎既有一升之勺又何所用一升之爵乎竊疑此記本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與禮家舊說合爵與勺聲近觶或作觭與觚形似遂誤爵爲觚而因刪觚二升之句蓋自鄭君作注時已然矣

儀禮燕禮賓降洗升媵觚于公注曰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觭氏由此誤爾

按上文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注曰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觚疏云不從今文觚者若從觚與大夫已上何異故不從是則觚觶之相亂由來久矣考禮注古文爲觶今文往往作觚據禮家舊說觚二升觶三升而論語雍也篇馬注則曰三升曰觚說文於觶下云受四升於觚下云觴受三升者謂之觚疑古制變亂觚觶之數遞加故觚有受三升者因即以代觶之用也孔子不觚之歎或以此與

大射儀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注曰上言大夫誤衍耳

按下有揖大夫之文故以上言大夫爲衍然從衍本義亦可通卿大夫三字連讀卿大夫即卿也王制曰諸侯上大夫卿故單言之曰卿累言之曰卿大夫

聘禮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注曰禮請受者一請受

而聽之也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固衍字當
如面大夫也

按據下文士介面大夫但云賓辭故知其衍既云一請而聽
則非固辭可知矣記亦有禮請受賓固辭之文注云固亦衍
字

聘禮記各以其爵朝服注曰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絕
爛在此

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注曰此句亦非其次宜在明日問
大夫之下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
拜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又拜送注云自拜聘享至此亦非
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

按此三條鄭皆以爲非次而移易之當從鄭

喪服齊衰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
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何
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
其餘皆報也注曰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
子似失之矣

按經言唯子不報而傳專以女子子言故鄭譏其失然愚以
爲苟如鄭意則作傳者豈以爲唯女子不報而男子竟以報
服服其父乎是雖愚人知其不然子夏何至背謬如此蓋作
傳者亦知爲男女同不報而獨舉女子子者舉輕以明重耳

蓋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乃是本服非報也故言不報也女子不報則男子可知矣鄭譏其失未達傳意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按鄭駁傳文其義甚正惟以嫌不服父母爲說則未達經義上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此通凡爲女子子者而言也至此條則專以妾言也必分別言之者見妾之分雖卑而亦不得奪其父母之恩也

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曰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

按鄭讀是也程易疇力主舊讀以鄭爲非竊謂不然公之庶昆弟之母妻昆弟皆先君所不服故先君在時爲母惟練冠麻麻衣緣緣爲妻惟緦冠葛絰帶麻衣緦緣既葬而除之不在五服之中而昆弟則竝此無之葢爲君之尊所厭也先君既沒乃得稍伸其恩然餘尊猶在故仍以大功爲限經傳之意本甚分明程氏謂母妻皆私親故以君厭之昆弟豈可以私親加之哉此說殊誤所謂厭者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

初不論私親否也又以大夫之庶子論之上文齊衰不杖期章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與此傳可以互明此傳云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傳意正以適昆弟之不降明非適昆弟之當降然則昆弟二字宜屬此讀卽傳文有明證矣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曰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曰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按此文經傳及注均有錯誤說者聚訟久矣據賈疏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然則下言以下二十一字是鄭注之羼入正文者賈疏已明說

之矣實二十一字止云十一字者以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本是經文非鄭置之故不數耳今依賈注以此二十一字爲鄭注合上注讀之而傳文何以大功也三句從鄭注移置上文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則文義甚明然傳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則義仍可疑夫既嫁於大夫則此女子乃大夫妻也下文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姑姊妹必嫁於大夫而後大夫之妻始爲之服大功今此條不云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則與下文不可通矣又以世父母叔父母言之上文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是大夫於世父母叔父母之爲大夫者服期世父母叔父母爲士者服大功所謂尊降也大夫之妻亦當與大夫一律其於世父母叔父母之爲士者既以出嫁而降爲大功再以尊降則當爲小功今如此傳則大夫之妻於世父母叔父母一概服大功有出降而無尊降矣義亦不可通也竊疑此經本爲女子逆降旁親而發蓋以女子嫁當及時故聖人制禮逆降其旁親之服使不慾其嘉禮之時鄭注所謂明當及時也經文本無嫁者二字傳文本無嫁者二句經則云女子子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鄭因欲破舊讀故引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之文以明經文本有爲女子子未嫁者置服之例後人因注中有嫁者未嫁者

之文乃於經文亦增入嫁者二字又於傳文亦照彼傳增入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二句而其義始晦矣

緦麻三月章庶孫之中殤注曰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

按鄭意庶孫成人者本服大功其長殤降爲小功中殤從上亦爲小功下殤則緦故以爲下字之誤然殤小功五月章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庶孫本服大功而其下殤已爲緦則本服小功者其上殤爲緦其下殤無服矣中殤又何從乎明郝敬以小功五月章所謂大功之殤小功之殤皆指殤服言此說得之庶孫本服大功長殤降爲小功卽所謂小功之殤也小功之殤中從下故庶孫之中殤在緦麻三月章也鄭君改讀殊失其義

禮記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紑衣注曰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絰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按鄭說固是然仍其衍文義亦可通爵弁紑衣明非弔服也加絰所以爲哭之服也葢弁絰加爵弁而素而加環絰是弁絰之弁本與爵弁相似故哭諸侯卽加環絰於爵弁之上耳

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注曰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

按小國二卿當作三卿葢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事適相準也鄭謂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

君非是大宗伯云三命受位鄭注言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是三命之卿始有列位於王子男之卿再命不得有一卿命於天子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按此事古今聚訟至循齋梅氏著赤水遺珍用西人三率法推求鄭注學者皆以爲密合然愚竊以爲里數合矣畝數則猶有可議者其法以今步積四千零九十六寸爲法以古田一萬步古步積六千四百寸相乘得六千四百萬寸爲實法除實得今田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合鄭注畝數夫古今步法不同其用周尺一也古以周尺八尺爲步而梅氏謂步積六千四百寸者蓋謂周人以八寸爲尺耳八八六十四故一步六十四寸一百步則六千四百寸也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亦卽此周人八寸之尺其步積當爲五千一百二十寸今乃以六十四寸自乘爲四千零九十六寸則此尺爲六寸四分之尺矣同一周尺何以有八寸與六寸四分之不同乎六寸四分其數奇零豈可以爲尺乎雖與鄭注合然非鄭君當日推算之術也考北周甄鸞五經算術中有此算法先

以古步八十寸與今步六十四寸更相減損求其有等算家所謂約法也以六十四減八十餘一十六又以一十六減六十四餘四十八再以一十六減四十八餘三十二再以三十二減四十八亦餘一十六兩數齊同是謂有等卽以此等數一十六除八十得五除六十四得四是古步率五今步率四五自乘得二十五爲古步法四自乘得一十六爲今步法置田百畝爲一萬步以古步法乘之得二十五萬以今步法除之得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以畝法一百步除之得一百五十六畝又二十五步合鄭注畝數置一百里以里法三百步乘之得三萬步以古步率五乘之得一十五萬爲實以今步率四乘三百步得一千二百爲法實如法而一得一百二

十五里合鄭注里數梅氏之術卽出於此愚不通算學殊難質言然嘗妄論之古步八尺自乘得積可也今步六尺四寸自乘得積不可也此經之數既錯亂不可用鄭注之數諸家雖推算得之然恐亦非鄭意今但以古步今步相較以其所多之數而定今田今里之數古用周尺以八寸爲尺八尺爲步今亦用周尺以八寸爲尺六尺四寸爲步古步八尺以八乘之得六尺四寸十步則六十四尺百步則六百四十尺是爲一畝三百步則一千九百二十尺是爲一里今步六尺四寸亦以八乘之得五尺一寸二分十步則五十一尺二寸百步則五百一十二尺是爲一畝三百里則一千五百三十六尺是爲一里古百畝六萬四千尺今百畝五萬一千二百尺

以古較今多出一萬二千八百尺以今畝數除之爲二十五
畝古百里一十九萬二千尺今百里一十五萬三千六百尺
以古較今多出三萬八千四百尺以今里數除之爲二十五
里是古者百畝當今百二十五畝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
里疑鄭注本如此傳寫錯耳
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
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注曰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
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
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
之

按孟秋之月云毋以封諸侯毋以割地注云古者於嘗出田
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亦是據祭統以駁月
令然愚嘗疑祭統之文有誤當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出
田邑順陽義也於嘗也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禘之日發
公室示賞也草艾則罷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蓋賞當於
夏刑當於秋發爵賜服出田邑皆行賞之事故以禘之日行
之發秋政則行刑之事故以嘗之日行之下引記曰禘之日
發公室示賞也又曰草艾則罷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證行賞於夏也又曰草艾則罷未發秋政則
示賞行於嘗之日矣因將上文出田邑三字移至於嘗也之
下以合發公室示賞之義而所謂順陽義順陰義者胥失之
矣不特與月令不合而已也鄭所據本已誤乃不援月令以

訂正祭統反援祭統而辨駁月令何與

斷薄刑決小罪注曰祭統曰草艾則罣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罣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

按此亦以祭統駁月令然愚謂記文亦無大違錯下文云出輕繫注云從寬此云斷薄刑決小罪卽爲出輕繫張本薄刑小罪卽是輕繫者斷之決之正所以出之也於孟夏行之未爲失宜

大雩帝注曰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

按雩當在巳月而此在午月或亦秦制與

止聲色毋或進注曰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令止之非其道也

按仲夏之月止聲色薄滋味皆養生之事鄭必據緯書駁之泥矣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注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此爲秋據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

按鄭注是也正義以不言是月也謂非止一月所爲則與周禮得兩通矣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注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

按說見孟夏之月

水始涸注涸竭也此甫八月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按鄭說固是然記文有始字則義亦可通此承陽氣日衰而言據說文水篆象眾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陽氣日衰故水始涸矣水始涸在八月而水涸成梁在九月亦猶水始冰在十月而取冰在十二月也

去聲色注曰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違

按與仲夏注同

曾子問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哀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注曰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

按今家語子夏問篇以此爲魯孝公事蓋卽因鄭說而改

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曰肆夏當爲陔夏疏曰案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今破爲陔夏者以大司樂之文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

按大饗有三一祫祭一饗五帝於郊一饗賓客鄭意此經所言大饗與上文大饗腥同言祫祭非饗賓客也故破肆夏爲

陔夏然記文云大饗其王事與下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則大饗是饗諸侯無疑若是祫祭則上文並未言及助祭之諸侯其出也三字不大鶴突乎蓋大饗腥是祫祭此大饗是饗諸侯亦猶郊特牲篇上言大饗腥下言大饗尚腶脩非一事也賓出奏肆夏正與大司樂合不必改讀

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注曰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出火而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

按誓社乃誓士之誤古隸書士土無別士誤爲土又涉上文言祭社之事乃加示作社耳說詳羣經平議此經並無祭社之事鄭注非也惟據周禮大司馬職火田在仲春不在季春此則記文與周禮乖異矣

郊之用辛也魯之始郊日以至注曰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雖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按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郊用辛日明屬魯禮鄭說是也惟用辛之義則

以陽氣新用事之說爲長葢魯第一次所卜者建子之月冬至陽生是陽氣新用事故順之而用辛日也此二句自爲問答若但取齊戒自新則用辛自爲一義與始郊日至不相貫矣

尸陳也注曰尸或詰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

按儀禮士虞禮祝迎尸鄭訓爲主

內則腳膿膮醢牛炙注曰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牛炙閒不得有醢醢衍字也

按公食大夫禮腳以東膿膮牛炙是腳也膿膮也膮牛炙也四者爲一列其膮之東卽是牛炙無醢也故知爲衍字

羞糗餌粉酏注曰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養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按以周禮校之或此記之酏卽周禮之養欵養謂之酏猶髮謂之髦

玉藻而素帶終辟注曰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按此下諸條今皆從鄭讀故不具說禮記中鄭訂正錯亂處甚多今亦不悉出也

明堂位有虞氏之綏注曰綏當爲緌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周禮王建大旂以實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卽戎建大麾以田也

按鄭注引巾車文爲證而以緌當大麾乃巾車注則又以大

麾爲夏后氏所建與此注相違賈孔之疏曲爲之說於義終
有疑焉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注曰周之六卿其
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
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
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
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

按此乃鄭之臆說不足據

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曰此蓋盛周
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二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
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

按鄭說固是然明堂位一篇爲何時何人所作亦無明文呂
氏春秋言魯惠公請郊禮於平王而史角往魯愚疑明堂位
之作卽在此時蓋既得請而用天子之禮樂因作此篇託之
成王之賜周公以欺後世而自掩其往請之跡也其時尚未
有弒君等事故於篇末侈言之

禮記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注曰緣類欲許之
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

按士昏禮主人爵弁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元兩者不同記
者緣類而欲許之非是宜鄭君糾之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
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注曰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

矣

按通言之則璧亦可曰圭覲禮通言五等諸侯而曰侯氏坐奠圭是也然博厚剡上之制則不能通於璧作贊者誤也

喪服大記君殯用輴攢至于上畢塗屋注曰此說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殯居棺龍輴攢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攢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

按此乃大判言之耳居棺以輴攢至于上皆天子諸侯同之但諸侯不畫龍不題湊象椁耳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專言天子之事而此記渾言之故止曰君也記文有詳略非有參差

君葬用輴四紼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紼二碑御棺用茅注曰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爲載以軨車之軨聲之誤也

按言大夫廢輴則君葬用輴不誤也乃云輴皆當爲載以軨車之軨此皆字衍文孔疏不知其衍乃云此二輴皆當爲軨謂君及大夫皆載以軨車明不以輴也誤矣下又引遂師注而云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載以龍輴諸侯殯以輴葬則用輴前後兩文不自相刺謬乎若謂此指在道而言彼據及壙而言則鄭注云在椁曰紼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紼此記言紼不言引安見其必指在道而言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五十八終

長沙王 賓
善化瞿 鏞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五十九　南菁書院

春秋名字解詁補義

鄭渾罕字子寬　德清俞樾蔭甫著

王氏解詁曰罕讀爲衍漸六二飲食衍衍馬融注曰饒衍王肅注曰衍衍寬饒之貌樾謂王謂罕讀爲衍非也罕者軒之假字韓非子外儲說左篇正作渾軒是其明證也昭元年鄭罕虎公羊作軒虎定十五年罕達公羊作軒達是古字罕與軒通左傳閔二年鶴有乘軒者僖二十八年乘軒者三百八哀十五年服晃乘軒杜注並曰軒大夫車毛詩大車篇傳曰大車大夫之車名軒而字子寬從車取義言車之寬大也

鄭公子呂字子封

王氏解詁曰呂之言甫也爾雅甫大也商頌封建厥福毛傳封大也樾謂春秋之世若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類以他國爲名者甚衆呂乃姜姓之國鄭語所謂南有荆蠻申呂是也是時已爲楚縣矣公子呂蓋取古國名爲名故字子封楚語韋注曰封國也

鄭國參字子思

王氏解詁曰參讀爲慘爾雅曰慘憂也憂思也又曰愁思也周南汝墳篇愁如調飢韓詩愁作慅云憂也是憂亦謂之思樾謂如王說則非令名矣莊子天下篇曰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案隱曰參者驗也荀子解蔽篇曰參稽治亂而通其度楊倞注亦以參驗釋之是參有參驗之義故名參字思明既參驗之於物又必思之於心然後可以得天下之理也或曰參與慘通思與偲通古書省人旁耳說文曰慘好貌名偲字偲猶詩云美且偲

燕級字思　魯孔伋字子思

王氏解詁曰級與伋皆急字之段借也急者憂恐迫切之意莊子天地篇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汲與急通是急爲憂恐思亦憂也故名急字子思樾謂王說非也古人何取乎憂思之義而輒以爲字乎說文人部伋人名伋人名許君每字必著本義而此二字止曰人名明其爲人名故從人無它義也伋篆下引論語有陳伋今論語作陳亢鄭注曰字子禽蓋取爾雅亢鳥嚨之義是伉即亢字也然則伋即及字明矣史記齊太公世家丁公

呂伋徐廣曰伋一作及蓋作及者本字也以其爲人名故加人
旁猶山名皆加山旁水名皆加水旁邑名皆加邑旁古人作書
自有此例也燕級之級王氏從單行索隱本故作級今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止作伋與孔伋同名同字昔孔子之教人也曰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詩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名及字思卽此
義也禮記文王世子篇正義曰冀及也思之爲及猶冀之爲及
矣索隱本燕伋作級卽伋之假字荀子解蔽篇曰空石之中有
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觙亦伋之假字蓋古人
名伋字思故設言好思之人亦曰伋也觙與級並當爲伋而伋
卽及字名及字思乃取冀及之義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因荀
子之文疑伋字自有本義朱氏駿聲作說文通訓定聲曰當訓

爲急思殆未免乎鄉壁虛造矣

僖原憲字子思

王氏解詁曰說文憲敏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杜預注曰敏審當
於事也憲有審當於事之義故字子思或曰憲與獻通思與偲
通皆謂多才能也樾謂王氏二說皆近迂曲憲字蓋自有思義
禮記學記篇曰發慮憲求善良鄭注訓憲爲法非也善良二字
同義慮憲二字亦必同義爾雅釋詁曰慮思也然則憲亦思也
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老觀其意憲愼周書官人篇作其老者
觀其思愼是意憲卽思也名憲字思義正相應矣

楚郤宛字子惡

王氏解詁曰宛當讀爲怨怨惡義相近故名怨字子惡樾謂如

王說則非令名也宛讀如宛丘之宛毛傳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是也惡讀爲亞說文曰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楚郤宛蓋局背者故名宛字亞皆肖其形所謂以類名也惡與亞古字通尚書大傳鐘鼓惡注曰惡當爲亞易繫辭傳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荀本惡作亞並其證矣

顏高字子驕

王氏解詁曰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顏刻仲尼弟子傳作顏高高乃亯之誤亯隸作克克刻同聲古字通用論語憲問篇馬注曰克好勝人也意與驕相近故字子驕樾謂王以高爲克之誤是也至以克爲好勝故字子驕則是驕矜之義非美德也何取而以爲名字乎隱元年左傳正義曰克者戰勝獲賊之名驕當讀爲矯爾雅釋訓曰矯矯勇也釋文引舍人注曰矯矯者得勝之勇然則名克字矯正合古訓矣

齊陳逆字子行

王氏解詁曰行官名謂行人也秋官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樾謂王說非也逆讀爲縌說文曰縌緩維也續漢書輿服志曰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逆受故曰縌行讀爲珩說文曰珩佩上玉也然則名縌字子珩義正相應古文省偏旁耳

楚屈到字子夕

王氏解詁曰到至也到字子夕蓋取朝發夕至之義楚辭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樾謂離騷之文非可以爲詁訓謂到字子夕即取此義斯不然矣今按到即顛倒之倒古無

倒字以到爲之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到植者太元事上九到耳順止並卽倒字也夕者不正也廣雅釋詁曰夕衰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曰是正坐於夕室也高注曰夕者邪夕不正是其誼也名到字子夕猶名側字子反反猶到也周易復彖傳反復其道正義曰反謂入而倒側猶夕也詩雲漢篇序曰側身修行正義曰側者不正之言

齊慶舍字子之

王氏解詁曰夏官司戈盾鄭注桓十六年公羊傳何注並曰舍止也之當爲止二字篆書相似而誤樾謂王說非也爾雅釋詁之往也往必有所舍故名舍而字子之與楚令尹舍字子發同義若必改讀爲子止則楚令尹不當字子發矣

魯秦非字子之

王氏解詁曰非與飛通字亦作蜚之當爲止字之誤也小雅四牡篇曰翩翩者騑載飛載止樾謂王說非字是矣以之爲止字之誤非也之當讀爲崇說文羽部崇飛盛兒從羽之聲然則名飛字崇義正相應作之者古文以聲爲主省不從羽耳崇省羽而爲之猶蜚省虫而爲非也

公祖句茲字子之

王氏解詁曰句與拘通說文曰拘止也茲如詩昭茲來許之茲語詞也之亦當爲止句訓爲止故字子止也樾謂王說非也句乃句萌之句月令篇句者畢出鄭注曰句屈生者茲乃茲益之茲說文艸部茲草木多益從艸絲省聲是句茲二字並從艸木

取義說文之部之出也象艸過少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然則名句茲字子之義正相應不必改字

宋樂涸字子明

王氏解詁曰涸當讀爲焜昭三年左傳焜燿寡人之望服注曰焜明也故名焜字明樾謂王氏因涸無明義故讀爲焜殊近迂曲今按說文水部涸亂也一曰水濁兒是涸有濁義楚辭離騷曰世溷濁而不分兮涉江篇曰世溷濁而莫余知兮皆其證也禮記樂記篇曰清明象天孔子閒居篇曰清明在躬是明與清義相近故淮南原道篇曰清目而不以視高注曰清明也涸濁清明義正相對樂涸字子明猶晉閻沒字明蓋取相反者爲義周易噬嗑注曰不涸乃明是也

魯冉孺字子魯

王氏解詁曰孺與濡通孟子公孫丑篇是何濡滯也趙岐注曰濡滯猶稽也是濡爲遲鈍也魯亦遲鈍也說文魯鈍詞也論語先進篇孔注曰魯鈍也樾謂王氏讀孺爲濡非其本義且古人多名孺者如史記佞幸傳籍孺閎孺之類是也濡滯初非美談古人何取乎此而輒以命名乎蓋孺者幼稚之稱如今人小名耳及長遂以爲名因配之以字其曰魯者言幼稚無知識也是故冉孺字子魯猶晉胥童字之昧也童孺皆言幼稚也白虎通嫁娶篇曰夫人自稱曰小童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此胥童字昧之義亦即冉孺字魯之義矣

陳公頁孺字子正

王氏解詁曰孺讀爲需正字之誤也雜卦傳曰需不進也說文曰需須也遇雨不進止須也是需有止義樾謂王氏讀孺爲需與讀孺爲濡同並非古人命名之意也孺亦當爲幼稚之稱易蒙彖傳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賈誼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然則名孺而字之曰正蓋即所以爲教矣不當徒以訓詁求其義也

晉解揚字子虎

王氏解詁曰虎讀爲盱古音虎與盱同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人未足而盱有餘說文引作虎有餘是其例也方言盱揚雙也驢瞳子燕代朝鮮洌水之閒曰盱或謂之揚郭注曰盱舉眼也揚詩曰美目揚兮是也樾謂王氏所說非其本義揚當讀爲陽禮記玉藻篇盛氣顯實揚休鄭注曰揚讀爲陽聲之誤也是其例矣釋名釋天曰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然則揚與陽聲近而義通故昭二十五年公羊春秋次于揚州左氏穀梁並作陽州詩野有蔓草篇清揚婉兮說苑尊賢篇作清陽婉兮盖古字通用非必盡爲聲誤漢書古今人表正作解陽可證也風俗通祀典篇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楚辭繆稱篇王注曰虎陽物也易革九五大人虎變陸注曰兌之陽爻稱虎然則解陽字子虎義正相應王氏未檢古今人表不知揚爲陽之叚字因讀爲盱轉涉迂曲矣

晉韓不信字子音

王氏解詁曰音當爲言字之誤也困象辭曰有言不信樾謂不信非美德古人何取而以爲名哉不乃語詞魯密不齊楚任不齊王氏並以不爲語詞是也信讀爲呻也說文口部呻吟也名呻字音與樂欬字子聲一例

晉荀盈字伯夙

王氏解詁曰盈讀爲贏夙讀爲肅贏寬緩也肅嚴急也樾謂王說非也盈當讀如本字夙讀爲縮縮從宿聲宿從佰聲佰卽古文夙字也是縮本從夙得聲故可段夙爲之周官馮相氏疏曰晷進爲盈晷退爲縮文選東京賦不縮不盈薛綜注曰縮短也盈長也是盈與縮正相對故名盈字縮也不必讀爲贏肅始得其義

魯孔求字子家

王氏解詁曰玉篇求索也說文索入家搜也樾謂如王說則以入家探索爲義古人命名何取此義乎今按求讀爲逑爾雅釋訓惟逑鞠也釋文曰逑本作求是求逑古字通用詩關雎篇毛傳曰逑匹也周官小司徒職鄭注曰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孔求字子家正取此義

楚蔿賈字伯嬴

王氏解詁曰嬴當讀爲贏說文贏賈有餘利也昭元年左傳賈而欲嬴而惡糶乎樾謂王說非也賈當讀爲夏齊東郭賈字子方王氏曰賈夏古字通史記趙世家北登夏屋漢書地理志作賈屋今按蔿之賈亦當作夏與東郭賈同名王氏偶未照耳

爾雅釋木楰山榎釋文曰榎本作櫝然則賈之爲夏亦猶櫝之爲榎也爾雅釋天曰夏爲長贏名夏字伯贏正取此義

楚鬬般字子揚

王氏解詁曰漢書敘傳曰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爲楚令尹胡三省曰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鬬班殺令尹子元而鬬穀於菟爲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案子文之子爲令尹者鬬般也般與班雖同音而般字子揚則非謂虎也孟堅之說殆不可信般與播古字通般卽播之叚借也春官大師皆播之以八音鄭注曰播猶揚也機謂王說非也般班古通用成十三年左傳鄭公子般襄三十年穀梁傳蔡世子般釋文並云般本作班禮記檀弓公輸般孟子離婁篇注作魯班漢書楊雄傳般倕弃其剞劂分顏注曰般讀與班同然則鬬般之卽鬬班猶魯般之卽魯班王氏以爲二人誤矣揚當讀爲陽楚鬬班字子陽猶晉解陽字子虎也並取虎爲陽物之義其說見前左傳晚出之書不盡可據班氏敘述先世自當無誤不得轉據左以疑班也

邾公子蓧字捷

王氏解詁曰捷讀爲插說文插刺內也蓧之言傳也插也李何注漢書赦通傳曰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爲傳顏師古曰傳音側吏反周官考工記又作蓧音皆同耳機謂王說非也捷當讀爲鍵說文笛部鍵牌也古田器也又斗部牌一曰利也爾雅曰牌

謂之鍵古田器也按爾雅釋器斛謂之鍵文選祭古冢文引作鍬謂之鍤是鍵爲古鍤字釋名釋用器曰鍤插也插地起土也蓄者反草之名周易无妄釋文引董遇曰蓄反草也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郭注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然則名菑字鍵義正相應鍵作捷者音同段借耳

邾子克字儀父　周王子克字子儀　楚鬬克字子儀

宋桓司馬之臣克字子儀

王氏解詁曰克與刻通說文克象屋下刻木之形故以克爲刻也儀讀如娑字或作犧作獻淮南俶真篇斬而爲犧尊高注曰犧尊疏鏤之尊明堂位周獻豆鄭注曰獻疏刻之犧獻皆爲疏刻而與儀通此猶周語犧人薦醴賈逵本作儀人大誥民獻有十夫尚書大傳作民儀也儀爲疏刻故名刻字子儀樞謂王說非也疏刻之義古人何所取而名克字儀者如此其眾乎今按爾雅釋言曰克能也釋詁曰儀善也善與能同義故荀子勸學篇非能水也楊注曰能善也又廣雅釋言曰儀賢也賢與能亦同義故老子上篇不尚賢王注曰賢猶能也然則名克字儀義正相應且其義甚美故往往以爲名字矣

楚薳呂臣字叔伯

王氏解詁曰呂與旅伯與百古字並通莊二十二年左傳庭實旅百注旅百杜注曰旅陳也百言百物備僖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注曰庭中所陳品數百也樞謂王說非也呂當讀爲閭古字省不從門耳閭與伯皆古軍中部曲之名周書武順篇曰左右一卒

曰閻又曰四卒成衛曰伯

齊王驩字子敖

王氏解詁曰驩讀爲讙敖讀爲囂說文讙譁也荀子彊國篇百姓讙敖楊注曰讙喧譟也敖喧噪也地官司儀禁其讙囂者鄭注曰囂譁也墨子號令篇讙囂驁衆其罪殺檄謂如王說則非美名也驩當讀爲歡孟子盡心篇驩虞如也音義引丁音曰驩虞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荀子大略篇夫婦不得不驩楊注曰驩與歡同文六年左氏春秋晉侯驩史記晉世家作歡然則王驩本名歡此其例矣說文欠部歡喜樂也出部敖出游也出游則有喜樂之義呂氏春秋貴直篇在人之游高注曰游樂也故名歡字子敖也

陳顓孫師字子張

王氏解詁曰張讀爲長知丈切皋陶謨州十有二師鄭注曰師長也故名師字長檄謂顓孫子之字自來不讀知丈切王說非是師者衆也義本周易序卦傳經典屢見無事博引凡有衆多義者即有大義玉篇多部夥夥夥四字並曰大也而其字皆從多至夥夥二字亦作奕奭又從大是可見其義之通矣詩韓奕篇魴鱮甫甫毛傳曰甫甫然大也廣雅釋訓曰甫甫衆也甫爲大而亦爲衆然則師爲衆亦爲大矣韓奕傳曰張大也廣雅釋詁亦曰張大也名師字子張猶伯嘉字子餘嘉之言丕也大也餘多也

魯顏何字冉

王氏解詁曰古聃字或省作丹聃與儋通史記老聃傳或曰儋
卽老子是也說文何儋也故名何字儋樝謂如王說則
破丹爲聃又破聃爲儋其義迂曲矣何當讀爲阿丹當讀爲那
阿那矕韻字古有此語文選南都賦阿那翥茸注云柔弱之貌
亦作猗那商頌曰猗與那與是也名阿字那蓋依聲取義耳

鄭公子魚臣字僕叔

王氏解詁曰魚讀爲御小雅出車傳曰僕夫御夫也樝謂魚御
雖聲近然讀魚爲御於古無徵今按魚讀爲吾國語晉語曰暇
豫之吾吾韋注曰吾讀如魚水經濟水注曰魚山吾山也列子
黃帝篇姬魚語女卽居吾語女此古人魚吾通用之明證鄭公
子名吾臣猶周有王子余臣也曰吾曰余蓋發聲之詞其命名

之義止在臣字名臣故字僕叔書微子篇曰我罔爲臣僕禮記
禮運篇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

燕周豎字子家

王氏解詁曰豎內豎也內豎給事於內故字子家家猶內也爾
雅牖戶之閒謂之扆樝謂之家樝謂豎字初無內義國語楚
語使富都那豎贊焉韋注曰豎未冠者也周官天官內豎鄭注
亦曰豎未冠者之官名蓋以其未冠故謂之豎以其給事於內
故謂之內豎今但名豎安得以內爲命名之義而字子家乎蓋
豎者幼小之稱故未冠曰豎以豎命名猶丹孺公良孺之名孺
也子生三月咳而命之或曰豎孺猶言孺子豎猶言豎
子無它義也古人質樸及長遂以爲名不復更易因配之以字

周豎字子家者鄭君注周官小司徒曰有夫有婦然後爲家然則名豎字家蓋望其成立之意豎者弱而未冠之稱家者壯而有室之謂矣此乃古人名字之別一例在王氏所陳五體六例之外不當僅以訓詁求之也

鄭駟歂字子然

王氏解詁曰歂讀爲煓方言煓赫也郭注曰火熾盛之皃說文顓頭顓顓謹皃玉篇引說文曰僸意麤也一曰意急而懼也一曰戇也越謂王氏二說皆近迂曲說文欠部歂口气引也口部噛語聲也鄭駟歂當字子噛經傳無噛字皆以然爲之如語詞之然本當作噛而今作然是也然乃噛之段字名歂字噛猶樂欻字子

聲其義正相應矣

楚王子鈞字發

王氏解詁曰成十六年左傳囚楚公子茷正義曰晉語謂之王子發鈞益一名一字也案茷發古同聲茷卽發之段借發字也鈞名也古人名字並稱皆先字而後名故謂之王子發鈞鈞讀爲殼說文殼張弩也發躰發也僤謂王氏謂鈞名而發字是也讀鈞爲殼非也鈞仍讀如本字發當讀爲伐發伐聲近而義通周頌噫嘻篇鄭箋曰發伐也考工記匠人鄭注曰伐之言發也左傳作茷亦伐之段字詩泮水篇其旂茷茷釋文作伐伐云本又作茷茷是古字通用之證大雅皇矣篇曰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名鈞字伐卽取詩義耳毛傳曰鈞鈞梯也所以鈞

引上城者正義曰鉤援一物正謂梯也按下句與爾臨衝傳曰臨臨車衝衝車臨衝既非一車則鉤援當亦二物蓋皆兵器也鉤讀爲句兵器曲者謂之句直者謂之援考工記廬人注曰句兵戈戟屬又冶氏注曰援直刃也晏子春秋襍篇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古言兵器必兼曲直故詩以鉤援並言說詳余所著羣經平議說文人部伐擊也從人持戈鉤爲戈戟之屬然則名鉤字伐正相應矣

魯公子尾字施父

王氏解詁曰施讀爲拖說文拖曳也莊子秋水篇曰此龜者甯其死爲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取曳尾之義故名尾字拖檀謂古人名字誠有取之於物者然何取乎龜之曳尾而以爲名字乎其說迂曲殆非也又按王氏念孫讀書襍志餘編曰魯公子尾字施父是施與尾同意然施尾同意不知所據恐亦臆說也今按說文放部施旗兒古人名施者多字旗如鄭豐施齊欒施並字子旗是也施父之字亦當取義於旗說文聲部聲西南夷長髦牛也髦聲牛尾也徐鍇曰其牛曰聲其尾曰髦以飾物曰旄蓋古人多以聲牛尾注于竿首用以指麾書牧誓右秉白旄以麾是也詩干旄篇傳曰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說文放部旄幢也從放從毛毛然則公子尾字施父卽旄字從放從毛之意尾猶毛也施猶放也尾之爲用莫大於旄故取以爲名字耳

秦西術字乞

王氏解詁曰術讀爲遂文十二年公羊經正作遂乞讀爲訖遂終也竟也逸周書太子晉篇孔注曰遂終也竟也爾雅云訖止也止亦終也竟也漢書西域傳顏注曰訖竟也樾謂王氏讀術爲遂是也其說非也廣雅釋詁遂往也行也禮記緇衣篇鄭注曰遂猶達也遂之爲義有往而必達之義故襄十二年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疏曰遂者專事之辭襄十年穀梁傳曰遂直遂也蓋取勇往之義故字乞乞讀爲訖說文曰訖勇壯也字亦通作矻漢書王褒傳注曰矻矻健作貌爾雅釋訓曰遂遂作也然則名遂字訖正相應矣說文走部趕直行也亦與直遂之義相應趕與訖聲同

齊杞殖字梁

王氏解詁曰殖讀爲植立者謂之植橫者謂之梁樾謂王氏讀殖爲植是也古今注正作杞植其說非也禮說檀弓篇行并植於晉國鄭注曰植謂剛而專已蓋植之言直也易繫辭傳其動也直王注曰直剛正也考工記弓人骨直以立鄭注曰骨直謂強毅是直有剛強之義周書謚法篇剛彊理直曰武是也梁之言強梁也釋名釋宮室曰梁彊梁也爾雅釋地釋文引晉太康地記曰梁州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以爲名杞植字梁蓋亦取此義猶孔紇字叔梁也王氏曰紇讀爲訖強壯謂之訖亦謂之梁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潛夫論氏姓篇鄭共叔之後爲彊梁氏元和姓纂引世本衞將軍文子生慎子會生強梁因氏焉是古人名字多取彊梁之義梁或作良良亦彊也故齊高彊

字子長今按杞植與孔紇高彊同字正當依王氏此義說之矣

陳諸字伯妥

王氏解詁曰諸讀爲垣小雅鴻雁篇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興謂王說非也諸與妥竝大也古字諸與都通故史記夏本紀明都漢書地理志作盟諸是其例也漢書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師古注曰都大也廣雅釋詁觰與都竝訓大說文角部觰下大者也諸與觰都竝從者聲義得相通又說文奢部奢張也張亦張大之意老子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奢與甚泰同義竝言大也古書都字或通作奢荀子賦篇閭娵子奢莫之媒也楊注曰子奢當作子都是也諸與都通則亦得與奢通矣說文玉部瑗大孔璧也目部暖大目也見部覩大視也凡從妥得聲之字每有大義是妥亦大也嗇妥聲與亘聲相近蠆之或體作蠆亦作薑是其例也說文大部奢奢也從大亘聲經傳無奢字以桓爲之詩長發篇元王桓撥傳曰桓大也蓋桓亦從亘聲也許君以奢奢說奢字是古有奢奢之語然則陳諸字伯妥者諸郎奢也妥郎奢也猶名奢而字伯奢矣

齊公孫竈字子雅

王氏解詁曰雅讀爲窳玉篇引倉頡篇曰楚人呼竈曰窳槭謂王說非也韓子外儲說篇作子夏當從之夏者正字雅者假字也雅夏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雅與夏通用之證古人五祀夏則祀竈蔡邕獨斷曰夏爲太陽其氣長養祀之

於竈然則名竈字夏義正相應

魯公孫宿字成

王氏解詁曰成與城通隱元年春秋及宋人盟于宿杜注曰宿小國國必有城故字城檻謂如王說則當字國於義方合今字城殆非取之國名矣成當讀如本字宿之言縮也縮者收縮之謂也詩七月篇九月肅霜傳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名宿字成乃取收縮之義又按宿與就聲近說文糸部縮一曰蹴也手部摵蹴引也古字聲近者義卽相通然則宿有就義矣故名宿字成也

宋大宰盈字蕩

王氏解詁曰盈讀爲桯方言楊前几江沔之閒曰桯說文桯牀前几也桯與盈本相因凡物盈滿則必動蕩故曰盈而蕩天之道也名盈字蕩卽取此義又按盈之言充也充之言大也廣雅釋詁曰盈充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必已篇淮南子說山篇竝曰充大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美哉蕩乎正義曰蕩寬大之意論語泰伯篇蕩蕩乎包注曰蕩蕩廣遠之稱荀子非十二子篇蕩蕩然楊注曰蕩蕩恢夷之兒然則蕩亦大也故名盈字蕩也

宋公子何字弗父

王氏解詁曰何讀爲柯弗讀爲柫說文柫擊禾連柯也柯柫也檻謂王說非也何當讀爲阿何與阿聲近而義通釋名釋丘曰偏高曰阿丘阿何也是其證也國語周語曰弗諫而阿之晉語

曰從其義不阿其惑也韋注竝曰阿隨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曰阿鄭君之心君守篇曰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高注竝曰阿從也是阿有隨從之義說文丿部弗撟也口部咈違也弗與咈義相近古書每以拂爲之賈子保傅篇曰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誅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荀子臣道篇曰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然則名阿字弗以相反爲義幼而名之曰阿義取乎隨從也冠而字之曰弗卽所以爲教矣或曰何讀爲疴竝從可聲故字得通用說文疒部疴病也弗讀爲祓詩生民篇以弗無子箋曰弗之言祓也說文示部祓除惡祭也名疴字祓乃取祓除之義猶鄭公子名去疾也

齊梁丘據字子猶

王氏解詁曰據讀爲遽猶讀爲鼮鼮也皆車之輕且速者也爾雅遽傳也鼮輕也說文鼮車也樾謂王說非也據乃虡之叚字爾雅釋獸虡迅頭郭注曰今建平山中有虡大如狗似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頭能舉石擿人獲類也說文犬部猶玃屬然則名虡字猶義正相應王釋爲車則反迂曲矣

齊宗樓字子陽

王氏解詁曰樓讀爲鏤陽讀爲錫大雅韓奕篇鉤膺鏤鍚樾謂王說非也樓與陽均當讀如本字釋名釋宮室曰樓言牖戶諸射孔婁婁然也按說文女部婁空也射孔婁婁言其牖戶之洞達也是故樓之言麗廔也說文广部廔屋麗廔也囧部囧窗牖

麗廔闓明也字亦作麗廔綺窗棽屋言廱廔猶人言離婁皆謂明也禮記月令篇可以居高明鄭注曰高明謂樓觀也是樓有明義詩七月篇我朱孔陽傳曰陽明也白虎通號篇曰陽猶明也宗樓字子陽卽取高明之義不必改讀

鄭豐卷字子張

王氏解詁曰卷讀爲拳漢書司馬遷傳張空拳冒白刃李奇注曰拳弩弓也或曰卷讀爲灌說文灌弓曲也樾謂二說竝非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鄭注曰卷猶收也淮南子兵略篇旗不解卷高注曰卷束也是卷有收束之義廣雅釋詁曰張開也開與收束義正相反名卷字張卽取相反者爲義

鄭石制字子服

王氏解詁曰制讀爲製說文製裁衣也定九年左傳服虔注云貍製貍裘也哀二十七年傳杜預注云製雨衣也說苑復恩篇甯文子與紂絺三百製史記叔孫通傳服短衣楚製則製乃衣服之通稱樾謂王說非也制讀如本字服當爲艮說文又部艮治也从又从卩卩事之制也然則名制字子艮義正相應經傳無艮字盍皆以服爲之而艮廢矣尚書盤庚上篇先王有服又曰以常舊服正法度服字竝當作艮有服言有制也舊服言舊制也襄三十年左傳上下有服服亦當作艮言止下有制也說詳余所著羣經平議王氏不知子服亦子艮之爲子艮而讀制爲製以配之盍古字亾而古義亦晦矣

顏祖字襄

王氏解詁曰祖讀爲菹襄讀爲蘘廣雅蘘菹也菹與菹同或曰祖讀爲坦襄讀爲蘘蘘菜也廣韻云蘘菜爲葅葅亦與菹同或曰祖讀爲坦襄讀爲壤方言坻坦場也梁宋之閒蚍蜉斢鼠之場謂之坻螾場謂之坦壤卽場也檄謂二說皆迂曲且其義甚小古人何取而以命名乎今按方言曰搖祖上也祖搖也祖轉也郭注曰動搖卽轉矣是祖有旋轉而上之義尚書堯典篇蕩蕩懷山襄陵某傳曰襄上也史記趙世家以樂乘爲武襄君正義曰襄舉也上也字亦作驤文選琴賦參辰極而高驤李善注曰驤與襄同然則名祖字襄義正相應不必改讀

鄭公子平字子豐

王氏解詁曰平疑當作年相似而誤名年字豐取豐年之義檄謂王氏以平爲字誤是也謂當作年非也平當作丕爾雅釋詁丕大也釋文曰丕又作平平與平字正相似故易致誤後漢書耿秉傳太醫令吉平李注曰平或作平卽其例也易序卦傳曰豐者大也丕與豐竝有大義故名丕字子豐也

陳公子少西字子夏　鄭公孫夏字子西

王氏解詁曰西夏國名也逸周書史記篇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亾或曰大夏山名呂氏春秋古樂篇高注曰大夏西方之山檄謂以西夏爲國名古人何取乎旣亾之國而多以爲名字乎或謂山名義亦無取今按夏者南方火也是

故夏猶南也易坤彖辭曰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彖辭曰利西南不利東北是西與南同類名少西當字子南字子西亦當名南不曰南而曰夏者不欲徑遂其辭故變文見義亦周人尚文之一端也

魯公斂陽字處父

王氏解詁曰僖二十八年穀梁傳山南爲陽大雅皇矣篇居岐之陽是其義也或曰陽温也管子宙合篇夏處陰冬處陽樞謂二說皆非也釋名釋天曰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名之曰陽蓋取在外發揚之義字之曰處父懼其窮大而失居也所以爲教也

周劉狄字伯蚡

王氏解詁曰狄當爲秋字形相似而誤也秋者椒之叚借古聲椒與秋同劉秋字伯蚡猶鬬椒字伯棼棼蚡皆芬之叚借也樞謂王說迂曲未得其義狄當讀爲翟古字通用禹貢羽畎夏翟漢書地理志作羽畎夏狄是也蚡者鳻之叚字說文羽部翟雉尾長者从羽从隹鳥部鳻鳥聚兒一曰飛兒从鳥分聲然則名翟字鳻義正相應

魯公子奚斯字子魚

王氏解詁曰奚讀爲鮭聲近叚借也斯語詞或曰奚斯馬名赭白馬賦注引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魚讀爲圉鄭衆注夏官校人曰養馬爲圉樞謂如後說則魚字不必改讀亦馬名也爾雅釋畜曰二目白魚詩駉篇有驒有魚釋文曰魚字書

作鱮字林作鯵蓋皆俗字古止作魚奚斯字子魚其名字皆取馬名耳

魯公子翬字羽父　鄭公孫揮字子羽

王氏解詁曰翬本字也揮段字也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翬或曰雉名爾雅說雉曰伊雒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樾謂翬揮並段字其本字當爲緷爾雅釋器曰百羽謂之緷故名緷而字羽

晉寺人勃鞮字伯楚一名披

樾按勃鞮者波字之合音猶頭曼之合音爲欒壽夢之合音爲乘也披者波之段字也周書職方篇河南曰豫州其浸波溠鄭注曰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按說文水部溠荊州浸也許說亦與鄭合蓋周禮經文荊豫互誤耳波者荊州之浸楚郎荊也故名波字伯楚也以下諸條王氏竝云闕疑今就其可知者猶爲疏證其不可知者仍從蓋闕

宋公子目夷字子魚

樾按夷讀爲鮠說文魚部鮠大鮎也字亦作鯢爾雅翼曰鯢魚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鮎魚言其黏滑也鯢即鮠字也蓋弟夷古同聲故從弟者亦或從夷說文鳥部鵝篆下重文鵚曰鵝或從弟即其例也目夷之名當取義于鮠魚故字子魚作夷者鯢之省也目夷猶言鯢目鯢魚兩目上陳疑宋公子之目似之故取此名所謂以類名爲象也不曰夷目而曰

目夷猶楚鬬穀於菟取虎乳之義不曰於菟穀於菟也

魯公子買字子叢

樾按說文丵部叢聚也从丵取聲故古音叢字卽讀如聚僖三十三年左氏春秋公伐邾取訾婁公羊春秋作取叢叢卽訾婁之合音可知古音讀如聚也故字亦作蔟尚書大傳卿雲蔟蔟蔟蔟卽叢叢也詩葛覃篇毛傳曰灌木叢木也釋文曰叢俗作蔟是也公子買當字子聚說文貝部買市也从网貝孟子曰登壟斷而网市利然則買字从网从貝會意言网羅貨貝也名買字子聚義正相應作叢者段字耳

楚公子貞字子囊

樾按周易文言傳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有固義管子任法篇曰囊者所以斂藏也以貞固爲名故皆囊于法以事其主尹注曰囊者所以斂藏也以貞固爲名故以斂藏爲字此卽可徵古易說矣

楚伍員字子胥

樾按員當讀作覞說文見部覞外博眾多視也从見員聲讀若運伍員之員亦讀若運可知其爲覞字矣爾雅釋詁曰胥相也胥與相古亦通用書大誥篇誕鄰胥伐于厥室漢書翟方進傳作欲相伐于厥室詩公劉篇聿來胥宇新序雜事篇引作聿來相宇竝相胥通用之證相視也胥亦視也管子樞言篇與人相胥君臣篇胥令而動者尹知章注竝曰胥視也名覞字胥義正相應矣世知伍員之員當讀如運而不知其本字當爲覞則不特字子胥之義不見并所以讀如運者亦終莫知其何故也

魯季公亥字若

樾按亥者欬之省也孔子弟子有樂欬季公亥之名蓋與之同說文欠部欬並气也名欬者以疾名之名欬而字以若若順也以其氣之逆故欲其順也

宋樂祁字子梁

樾按詩吉日篇其祁孔有毛傳曰祁大也梁者彊梁也名祁字梁蓋取彊大之義梁爲彊梁義見杞殖條

宋樂茂字子潞

樾按潞與露通昭元年左傳杜注曰露羸也呂氏春秋不屈篇高注曰潞羸也此露潞通用之證茂者說文草部曰草葉多也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故名茂字子露

晉士蔿字子輿

樾按蔿讀作爲與讀作與竝叚字也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是爲與義通詩鳧鷖篇福祿來爲論語述而篇夫子爲衞君乎鄭箋鄭注竝曰爲猶助也國策秦策不如與魏以勁之齊策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鮑注竝曰與猶助也士爲字子與蓋取相助之義蔿從爲聲古得叚借至與之爲與更不勝枚舉襄二年左傳正與子襄十年傳伯與襄三十一年傳展與定五年傳闔與罷釋文竝曰與本作與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字子與家語作子與然則晉之子與亦可作子與矣

晉祁奚字黃羊

樾按奚讀作觿說文角部觿牝牂羊生角者也然則名觿字黃羊義正相應作奚者聲近段借也魯公子奚斯字子魚王氏引奚讀爲觿觿廣韻古攜苦圭戶圭三切音皆與奚相近觿之爲奚猶鞋之爲鞵也按王說是也祈奚之奚當讀作觿亦如奚斯之奚當讀作觿矣說文言部諼從言奚聲重文謑曰諼或從隹奚字從圭得聲然則諼之或體從隹奚聲卽從圭聲也此尤奚圭聲近之明證矣可補王氏引證所未及

魯孔箕字子京

樾按箕當作丌說文丌部丌下基也讀若箕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有同音段借說曰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段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卽以說文解字言讀若許詩不與我戍許不必從邑從無也鄭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不必從邑從契也其所徵引凡數十事然則丌讀若箕卽可以箕爲之不必作丌矣說文京部京人所爲絕高丘也爾雅釋丘曰絕高謂之京因而引申之卽有高義文選西京賦聚似京峙薛注曰京高也老子曰高以下爲基故名丌字子京矣

魯冉雍字仲弓

樾按雍讀爲辟雍之雍詩靈臺篇正義引五經異義韓詩說曰辟雍天子之學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然則冉雍字仲弓蓋取辟雍春射之義文選東京賦徐至于射宮薛綜注曰射宮謂辟雍也此可以證仲弓名字而辟雍古義亦卽見於此矣依說文本當作廱雍卽廱之俗體耳

魯公夏首字乘

樾按名首字乘義不可曉首疑百字之誤說文白部百古文作
百又首部首古文百也百百二字相似以隸體書之則皆爲百
矣此公夏百所以譌爲公夏首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曰百乘
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公夏百字乘
卽取此義春秋時宋有南宮萬以百爲名亦猶以萬爲名閔元
年左傳曰萬盈數也國語晉語曰庭實旅百韋昭注曰百舉成
數也禮記檀弓篇虞人致百祀之木正義曰言百者舉其全數
也百與萬竝數之多者故古人以爲名耳

酋縣成字子祺

樾按國語周語曰成德之終也尚書皐陶謨篇簫韶九成鄭注

曰成猶終也是成有終義周官司書及事成則入要貳焉事成
卽事終也禮記聘義篇曰幾中而後禮成禮成卽禮終也荀子
彊國篇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
乎滅亾猶言終乎安彊終乎危弱終乎滅亾說詳余所著諸子
平議祺讀爲基說文丌部祺籀作禥是祺字籀文本從基得聲
故卽可讀爲基爾雅釋詁基始也易蠱彖傳曰終則有始天行
也故名成字子基又楚鬬成然字子旗王氏曰成然旂也疾言
之爲旂徐言之爲成然成然之合音爲旂猶終葵之合音爲椎
也說文旂旗曲柄也所以旂表士衆樾謂王說非也然乃語詞
戎然字子旗猶縣成字子祺旗祺竝基之段字也王氏以旗之
本字讀之因不得成然所以字旗之義而疑爲旂之合音誤矣

余以縣成字子祺而并得關成然字子旗之義因附辨之於此

魯公肩定字子中

檖按中當讀如本字定之言正也古字定與正通尚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竝其證也故定字卽有正義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郭注曰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詩定之方中篇正義引孫炎注亦與郭同公肩定字子中葢取中正之義淮南子主術篇是以中立高注曰中正也儀禮聘禮篇鄭注曰門中門之正也論語堯曰篇允執厥中皇侃義疏曰中謂中正之道也是中與正義相近故孟子離婁篇章指曰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或曰定乃星名謂營室也公肩定字子中卽取詩定之方中之義是亦一說也王氏讀中爲伯仲之仲謂與命名之義不相比屬斯失之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五十九終

仁和邵順頴
長沙王先愼校

論語鄭義

德清俞樾蔭甫著

鄭康成就魯論考之齊古爲論語注十卷論語之學宜以鄭爲主孔安國傳眞僞難明未足深據乃鄭注論語不傳何晏集解所採外散佚多矣余讀詩箋禮注往往有及論語者輒刺取之以存鄭學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禮記坊記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曰不以已善駁親之過

君子食無求飽

儀禮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湆醬注曰每飯歠湆以肴濡醬

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

思無邪

詩駉篇箋云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禮記曲禮不辭費注曰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禮記禮器篇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曰一也俱趨誠也由用也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禮記樂記篇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曰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按以禮樂之情同說損益可知之義最爲得旨蓋情猶實也禮之文不同而其實則同宮室車服之等拜跪揖讓之節皆其文也可損可益若夫君臣主義父子主恩此則禮之實也雖百世不可得而易也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詩雝篇箋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禮記射義篇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

飲其爭也君子注曰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
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
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
射則爭中

詩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箋云射之禮勝者飲不
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按禮注以揖讓而升下爲句詩注以下而飲爲句兩注相違
詩正義謂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然則當從禮注也

繪事後素

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
漬汙也鄭司農說以論語繢事後素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儀禮士相見禮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注曰言使
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
疏云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者並事君以忠並是論語孔子
對定公之文

按注疏所言使臣之禮並當作使臣以禮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周禮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
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
壇與墠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
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疏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對云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此經雖據周一代而言其邦國都鄙異處所宜之木亦復不同故云松柏栗也

按此雖不引論語而實則論語義也論語釋文云問社如字鄭本作主云田主謂社鄭解論語正本此經文何休解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引夏后氏以松三句則以爲廟主與鄭義異

官事不攝焉得儉

禮記禮運篇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注曰臣之奢富儗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管氏亦樹塞門

禮記郊特牲篇臺門而旅樹注曰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禮記樂記篇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注曰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禮記大學篇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注曰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詩瞻卬篇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箋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按君子小人以位言此是古義董子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卽此章確詁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禮記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注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禮記坊記微諫不倦注曰子於父母尙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儀禮士昏禮記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注曰貺賜也室猶妻也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周禮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二曰敬故注曰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

請益曰與之庾

考工記陶人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注曰鄭司農云觳讀爲斛觳受三斗聘禮記有斛元謂豆實三而成觳受斗二升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

按如先鄭說則庾爲六斗然又引聘禮記則記言十斗曰斛

與三斗之說自相亂矣故後鄭不從據下旅人豆實三成觳爲說按昭三年左傳四升爲一豆則三豆爲斗二升矣是庾實二斗四升也包注十六斗曰庾則據小爾雅文二釜有半謂之庾也按聘禮記十六斗曰籔今文籔爲逾是十六斗曰籔或名逾不名庾當從後鄭爲是

君子周急不繼富

周禮鄉師之職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藉阮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疏云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按先鄭說而鄭不破之則卽鄭義也故亦采錄之後倣此

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注曰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疏曰此是論語雍也之文引之者證此至德與中庸之德爲一之意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禮記學記篇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曰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

按此雖不引論語實卽論語義也集解引鄭注與此正合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禮記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注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臨事而懼

詩出車篇憂心悄悄箋云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曰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
辟車之爲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
之賤也
不義而富且貴
禮記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注
曰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詩賓之初筵篇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箋

云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
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恆之人所以敗亂
天下率如此也
按君子有恆即本論語正義亦引論語爲證是即論語義也
集解曰疾世無明君如鄭義則得通上下言之義較宏也
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周禮小宗伯之職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元注曰求福
曰禱得求曰祠謚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又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引鄭司農曰
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或曰誄論語所
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按據說文則古論語作譸而周禮兩注有譸誅之殊葢鄭君不專主古文耳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周禮小司寇之職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二曰議故之辟注曰故謂舊知也鄭司農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禮記少儀篇不道舊故注曰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按故舊有過猶不見遺方見其厚且與無大故不棄之義合包注謂不遺忘故舊行之美者必行之美者始不見遺則不足爲厚矣

守死善道

詩鄭風羔裘篇舍命不渝傳曰渝變也箋云舍猶處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上匠注曰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

又匠人堂崇一筵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子畏於匡

禮記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注曰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儀禮大射儀誘射注曰誘猶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儀禮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注

曰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

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

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

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

重褒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亦見燕禮注

喪事不敢不勉

禮記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

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

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

哉我則食食注曰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

事不敢不勉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禮記坊記子云好德如好色注云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

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

按集解曰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疑卽鄭注而

奪鄭曰字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詩雄雉篇鄭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

何用爲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

按馬云不忮害不貪求鄭訓忮與馬同訓求與馬異蓋求字所包者廣凡求責於人皆求也豈必貪而後有求乎惟此章以貧富交接言則似馬注爲合然孔顨軒嘗疑不忮不求以下自爲一章不與上相蒙亦殊有理鄭注不傳或未必蒙上而言也

孔子於鄉黨

周禮黨正注鄭司農云五百家爲黨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儀禮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曰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如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

儀禮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屛氣如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

按如鄭義則自入公門以下皆爲聘問鄰國之禮與下執圭節相連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儀禮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曰志猶念也念

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禮記玉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曰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

享禮有容色

儀禮聘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注發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

君子不以紺緅飾

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曰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

按孔注一入曰緅未知所本宜從鄭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禮記喪服大記袍必有表不禪注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爲其褻也

緇衣羔裘

考工記鍾氏注見君子不以紺緅飾下

禮記玉藻篇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曰飾猶褎也孔子曰緇衣羔裘

詩檜風羔裘篇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

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

素衣麑裘

儀禮聘禮公側受宰玉裼降立注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又曰麑裘青豻裘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疏曰鄉黨云素衣麑裘彼一篇是孔子行事鄭兼言君臣視朔之服是其君臣同用素裼可知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麑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是以鄭總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

禮記玉藻篇麑裘青豻裘絞衣以裼之注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麑裘

黃衣狐裘

禮記玉藻篇狐裘黃衣以錫之注黃衣大蜡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

禮記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曰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

詩檜風羔裘箋云見緇衣羔裘下

按集解引孔注不詳衣裘之用其說甚略不知平叔何以不錄鄭注也且孔注中外色相稱之說義亦淺陋據玉藻有麑裘絞衣之文絞者蒼黃之色非素也皇氏乃云素衣爲正記

者亂言絞耳未免徇注廢經矣

又按玉藻注引孔子曰黃衣狐裘郊特牲注引論語曰黃衣狐裘蓋論語一書卽謂之孔子猶之孟子荀子也唐以前引論語者雖非孔子之言亦稱孔子曰並此意也

羔裘元冠不以弔

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絰服注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

齊必變食

周禮膳夫職王齊日三舉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按此亦先鄭說而鄭同之卽鄭義也上文王日一舉是一日一太牢齊日三舉則一日三太牢今說論語者但以不飲酒不茹葷爲變食非古義矣

失飪不食

禮記文王世子篇命膳宰曰未有原注曰未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正義曰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故爲失飪

按孔曰失生熟之節其義更周然失之生者常人亦不食之而熟爛過節者人或嗜焉此承色惡臭惡而言或失飪之戒尤嚴於過熟者乎惟禮正義自順記文未有原爲說故云熟爛過節鄭義亦未必專主過熟耳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禮記大學篇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注曰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按鄭注引經因多以意增損然如此章則疑鄭本與今本不同鄭本子曰二字蓋在季氏富於周公之上通章皆孔子之言故稱求也不稱冉有論語於諸弟子皆書其字即間有如牢曰憲問恥之例然直書其名則有之於名之下繫以也字如回也由也之類皆孔子所稱記者無此例也此章皆孔子之言故曰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若作記者之辭記人豈得呼冉有爲求也乎

孟子離婁篇引此文字句小異大旨則同愚謂孔子曰求四字當在孟子曰之下求衛文本作孟子曰孔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蓋引孔子之言故曰求也稱述舊文不容改也若孟子自言則於孔子弟子豈當呼爲求也乎孟子與門弟子言如公孫丑萬章之類皆稱曰子不斥其名乃於仲尼之徒而名之乎因述鄭注悟論語之誤並知孟子之誤攷附辨之

子路率爾而對曰

禮記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曰禮尚謙也不顧望而對若子路帥爾而對

按據此則鄭本率作帥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

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考工記匠人九夫爲井一節注曰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其下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曰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

詩篤公劉篇度其隰原徹田爲糧箋云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按集解引鄭注但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雖較詩箋爲詳然未盡鄭意疑何平叔有所刪節非全文也當以匠人注補之蓋鄭意取民之制止有二法夏貢殷助是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乃謂之徹以大判言則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晰言之則邦國亦分別內外郊外用助郊內用貢助者九一貢者十一而一通而計之則爲什一此徹之所以名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詩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按詩作成論語作誠古字通耳成正字誠段字成者終也荀子榮辱篇曰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又曰成則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諸成字並當訓終說詳諸子平議成不以富言終不以富箋云成事不足以得富成事猶終事謂要其終事而言之耳鄭注論語雖依誠字說之大旨實未見其有異邢疏謂引詩斷章不與本義同非也又如鄭義則知此二句自宜在此章之末若移三齊景公一節則不特違鄭且失詩旨矣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儀禮鄉飲酒禮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注曰少立自正愼其位也已帥而正孰敢不正疏曰此是論語孔子語季康子之言也彼言子帥指季康子爲子此言已帥指司正爲已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詩子衿篇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箋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禮記曲禮請益則起注曰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注曰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禮記檀弓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曰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眾以信其後外恃眾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居處恭執事敬

詩桑扈篇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箋云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禮記曲禮禮不妄說人注曰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

朋友切切偲偲

禮記祭義篇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注曰漆漆讀如朋友切切偲偲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注曰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賈疏曰春教振旅夏教茇

舍秋敎治兵至冬大閱

爲命裨諶草創之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二曰命注曰命論語

所謂爲命裨諶草創之

見危授命

詩鄭風羔裘箋見守死善道下

樂然後笑

禮記曲禮不苟笑注曰君子樂然後笑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周禮鄉士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注云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

三日棄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

按此亦先鄭說也論語邢疏亦引鄉士文而云鄭元曰肆猶

申也陳也今鄉士注無此語蓋掌戮注文耳

深則厲淺則揭

詩匏有苦葉箋云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

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

按如鄭義則荷蕢者蓋譏孔子不知人之賢不肖意謂當時

無賢君不必仕也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周禮天官序官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注鄭司

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故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

王治邦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

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

宰也

闕黨童子

周禮黨正注見孔子於鄉黨下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詩卷阿篇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

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游

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

言任賢故逸也

按集解云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疑即鄭注而奪鄭曰

字

雖州里行乎哉

周禮州長注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論語曰雖州里行

乎哉

按集解引鄭注誤衍萬字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禮記中庸篇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注曰無怨人無怨之

者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禮記玉藻篇君羔幦虎犆注曰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

謂緣也

按以鄭讀考鄭義則直道而行當訓爲緣道而行猶云遵王

之道遵王之路也此直字非曲直之直與馬訓無所阿私義異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周禮樂師令相注曰令視瞭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

儀禮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注曰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視瞭者凡工瞽瞭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

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

禮記少儀篇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注曰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按三引此文皆不全樂師注曰相師之道與古也與通用卽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非子張問語

色厲而內荏

禮記曲禮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注曰色厲而內荏貌恭心很非情者也

箕子爲之奴

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注曰鄭司農

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稾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箕子佯狂爲奴此戰國以後相傳之按奴者紂奴之也馬云箕子佯狂爲奴此戰國以後相傳之說非古義

柳下惠爲士師

周禮秋官序官士師下大夫四人注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

按孔注曰士師典獄之官然典獄之官在周禮爲司圜非士師也當從鄭說爲主察獄訟之事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禮記坊記篇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汪曰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

君子備於一人能如此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汝同死矣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詩谷風篇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箋云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

按此詩刺朋友道絕故改故舊爲朋友非鄭所見論語與今異也正義竟以爲論語文則失之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詩鄭風羔裘篇洵直且侯傳曰侯君也箋云古朝廷之臣皆

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六十終

長沙王 賡 鐸校
善化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六十一　南菁書院

續論語駢枝　德清俞樾蔭甫著

寶應劉端臨先生有論語駢枝一卷雖止十數條而皆精鑿不磨學者重之余湖樓無事讀論語有所得輒筆之於書其體例與劉氏書相近因題是名焉

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何氏集解但言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語意渾然無所發明朱文公作集注引程子曰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又曰孝弟是仁之一事謂是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於是其說始多岐矣山陸氏病其支離矣又觀過斯知仁矣孔安國注曰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夫經言知仁不言爲仁孔注自不可從

朱注引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夫經言知仁不言知不仁尹氏之說亦非經旨余著古書疑義舉例有上下文異字同義例如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此而予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按有仕於此之仕卽夫士也之士夫士也正承有仕於此而言士正字仕段字是上下文用字不同而實同義也今以此例讀論語上文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下文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卽人字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卽承其爲人也孝弟而言上文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下文曰觀過斯知仁矣仁亦卽人字觀過斯知人矣卽承人之過也而言如此讀之疑義冰釋矣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皇疏本與下有也字文義難通始疑其誤繼而思之此句也字正非誤衍上句也字之上益闕與字耳經文本云夫子之求之與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益子禽問子貢本有求之與抑與之與兩意子貢言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曰得之則非求之亦非與之矣故繼之曰夫子之求之與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與子禽問意相對若如今本則止對求之一層不對與之一層轉似夫子之必聞其政眞爲人君所與矣

願無伐善無施勞孔解上句曰不自稱己之善解下句曰不以勞事置施於人朱注解上句同孔解下句則以孔注之義爲或一說而其正解則曰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然則伐善施勞

同一事也夫子之志雖大小不同然皆有及物之意若但曰不矜誇云爾此亦何足爲志哉孔解不施勞自較勝朱注又推闡其義有不欲勿施之說視孔解更進然與上句不一律恐非顏淵之本旨且不以勞事施人其說雖美然愛之能勿勞乎則竟曰無施勞亦有所不可通也愚謂伐者敗也說文人部伐敗也藝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之爲言敗也是伐有敗義乃是古訓施與弛通微子篇君子不施其親釋文施作弛是其證國語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無施勞之施當讀作弛而訓爲毀善也勞也皆以在人者而言勞謂功也人有善宜獎成之而勿敗之人有功宜保全之而勿毀之是謂無伐善無施勞如此釋之則與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及夫子老安少懷朋友信之語意一例而聖賢所志之大小則於此可見矣

自牖執其手包注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那疏引淮南子云伯牛癩以爲惡疾之證文選劉孝標辨命論亦云冉耕歌其茅茨愚謂伯牛之有惡疾固也謂其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則亦近於臆說誠使伯牛不欲見人當謹謝夫子並不使得執其手則夫子既得執其手則夫子從牖外視之豈不見其面乎朱注知其不可通改爲之說曰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按鄉黨篇疾君視之東首包注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

首那疏曰病者常居北牖下爲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此卽朱注所本然彼是言君視臣疾之禮孔子非人君伯牛之家乃以人君之禮尊孔子幾與子路使門人爲臣同一虛罔矣若謂君師之分相等師視弟子疾亦得用君視臣疾之禮則孔子竟受之可也孔子既不敢當則此之非禮明矣孔子何不使其家改正其位而但於牖中引手與之一訣也且包氏之注亦有可疑鄉黨但言東首不言在南牖下包何所據而知爲南牖下乎考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注曰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賈疏云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恆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所說也以鄭注及熊氏舊說觀之則君來視疾惟東首爲異並無遷至南牖下之說賈疏又云今謂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嚮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此則與鄉黨那疏相同而賈疏明有今謂云云則可知非古說也竊疑包注本作夫子疾處北牖之下東首蓋卽本喪大記之文傳寫者誤北爲南遂滋異說未可據依而朱子又附會其說解此章之義彌失之矣然則自牖執其手當作何解曰士喪禮下篇士處適寢鄭注曰將有疾乃寢於適室賈疏曰若不疾則在燕寢將有疾乃寢臥于適室按士喪禮首云士死于適室此蓋古人愼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故必處適寢而不居燕寢然如鄭注謂將有疾乃寢於適室此於理未通夫將有疾者猶未疾也安知其必將有疾且疾必將死急急焉遷於適寢爲死計乎疑古人平時自居燕寢卽

有疾亦在燕寢蓋燕寢之中夫婦所居諸事俱便湯藥焉扶持焉皆不可無親暱之人古人雖殊人情一理豈有一抱微疴遽遷而出之於外者乎直至疾不可爲勢將屬纊然後遷居適寢以明得正而斃之義故士喪禮記以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發端明此已爲喪禮非復尋常居室之事也伯牛雖有疾然其時猶未遽死尚在燕寢而不在適寢何以知之士處適寢必在北墉下士喪禮有明文若燕寢則固在南牖下士昏禮曰御祼于奧奧者室西南隅是正近南牖下也孔子以伯牛居燕寢之中其地近褻且必有婦女侍疾故不入其室而自牖視之或者古人問疾本是如此乃禮之常而非禮之變故記人但言自牖執其手不復言其所以然也古今紛紜之說徒爲辭費矣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孔注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按此注殊不可通有人墮井自當救之但問有可救之道否耳何必問其墮井者爲何如人乎豈墮井者非仁人仁者遂可不救乎朱注知其不可通故用劉聘君說作井有人焉夫人仁通用古書固有之然此章則皇疏本作井有仁者焉是此章仁字不得爲人之假字也愚謂孔以仁人解仁字其說不誤惟宰我設言之旨並非以濟人患難爲說蓋以仁者必好其同類之仁人聞有仁人在某所則雖山川悠遠關塞阻隔必將往而從之設有人告之曰有仁人在井中亦將從之否乎經文止有從字並無救字之意何必增益救字使經文成不可解邪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朱注謂劉聰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不知所謂他論者果是何本加之作假史記固然風俗通窮通篇亦引作假是果可信若五十作卒則無所據依自陸德明作釋文不見有作卒之本劉忠定在北宋時從何處見之邪然則仍從何氏集解作五十以學易而解爲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乎曰何氏之說雖美而五十以學易一句文義終有未安且如吾十有五一章使易之曰吾十有五以志于學三十以立四十以不惑五十以知天命六十以耳順七十以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讀之便覺齟齬矣五十以學易何以異此且朱注謂孔子是時年幾七十斯言也雖於史記亦無明證然假年之歎必發於暮年若年未五十

則猶在彊仕之時安得自謂來日無多而思更假數年也愚謂此章之旨本自明白但學者不得其讀耳當以加我數年爲一句五十爲一句以學易爲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數年而言蓋不敢必所假者幾何年故著二字言或五或十也使足成其文曰假我數年五年十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則文義便自了然因上句已有年字故五十下不更出年字愚著古書疑義舉例有蒙上文而省之例可以讀此經也

牟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然則論語所載孔子之言皆弟子所記未嘗一一分別謂此章某人言之也今獨有此牟曰子云之變例何邪朱注引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牟因言昔之所聞有如

此者其意相近故並記之夫以意近而並記則亦竟記聖言可矣何必冠以牢曰乎愚謂此蓋古書並存異義之例古人著書往往博采異文附之簡策如管子法法篇之一曰大匡篇之或曰皆爲管氏學者傳聞不同而並記之也韓非子書如此者尤多如內儲說上篇引魯哀公問孔子莫眾而迷又載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如此之類不下數十事蓋亦古人網羅放失之盛心也上文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蓋作論語者記載如此乃牢之所記則但有吾不試故藝五字詳略不同不知孰是故附記其後古書體例固有是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孔注不解朝

字而下節君在馬融注曰君在者君視朝也於是朱注解此節曰此君未視朝時也意謂羣臣咸集而君猶未出故得與上大夫言耳然孟子云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錯立族談在外朝且有禁況君所日視之治朝乎愚意此朝乃九卿朝焉之朝考工記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曰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國語魯語云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曰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經朝字正謂卿大夫之外朝在君路門之外乃卿大夫治事之處而非君所視之朝故得與上大夫下大夫言蓋公事有當關白者非苟言而已也至下文君在亦非謂君視朝凡遇公事會集君或親臨皆得謂之君在禮記檀弓篇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馬融人爲君在弗內也此君在二字卽可爲此經君在二字之一證君在二字所包者廣孔子凡遇君在則皆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馬注不達誤以君視朝釋之夫君視朝豈得但謂之君在乎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曰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按孔注未是若後進禮樂得時之中則聖人豈不從之而反從先進乎由未得君子二字之義故失其解此章君子非美稱對野人而言野人者郊野之人君子者都邑之人昭二十七年左傳左司馬沈尹戌師都君子杜注曰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是其證也詩都人士篇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士曰都人女曰君子

互言之耳可知君子卽都人也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皆以偏者而言先進偏於質故曰野人後進偏於文故曰君子君子野人猶今俗語曰城中人鄉下人耳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卽禮與其奢也甯儉之意孔氏不解君子之義誤許後進爲得中則下文不可通矣朱注亦未達此故引程子說以此爲時人之言然經文但言野人也君子也不言人以爲野人人以爲君子野人君子明是孔子自爲品藻不得如程說也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注曰言善人不但循追舊業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朱注則云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兩家之說並非經旨如其說則下句總須有然字一轉矣愚謂此章之意蓋勉善人

以效法聖人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言不踐聖人之陳迹則亦不能入聖人之奥室也語意明白詞費何爲

民無信不立按此當從皇疏本作民不信不立言民不信我則不可以立國故雖食與信不能兩全甯使餼廩不給糗糧不備而賞罰不可不定約束不可不明使民始終信我而不離叛也那疏本作民無信不立無與不義本相通而語氣稍別朱注遂云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則是信爲民之信而立亦爲民之立與上文民信之矣同一信字而有二義且去食而責民之信理亦未圓將使委巷細民人人枵復而抱尾生之柱乎

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也孔注曰言凡天下有道者邱皆不與易

也已大而人小故也皇疏本如此那本無孔曰注意不甚明了而皇疏申之甚暢大旨謂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宏物我既不失彼亦無違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其意美矣然揆之經文語意終有未安天下有道既嫌鶻突邱不與易句止有不以我道易彼之意而不使彼易我之意尚在言外聖人之言轉成歇後語矣朱注曰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天下無道一意亦屬增益經文但言有道不言無道也愚謂此節語意與桀溺之言相對因桀溺言避人故言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見人不可避也因桀溺言滔滔皆是誰與易之故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見天下不待易也皆是折桀溺之言耳所謂天下有道者卽三綱五常天下之

大司樂云王大食皆令奏鍾鼓彼大食自是朔食日舉之樂大司樂或不令奏故不言之無妨日食自有舉食之樂皇疏但檢大司樂職而不檢膳夫職遂以日奏爲夏殷制果爾何又以大師摯等八人爲魯樂人乎四飯之說見白虎通禮樂篇云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又引此章之文而申之曰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此自是漢儒古義然每日四飯於他書實無所徵禮記玉藻篇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又說諸侯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鄭注曰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互相挾然則天子諸侯皆是一日三食朝也日中也夕也故鄭君注

達道雖百世不變聖人豈得而易之故曰王不與易也沮溺之徒見天下變壞已極非大有更改不足爲治故知其不可爲而去之殊不知天不變道亦不變所謂治亂者不過氣運之盛衰而天下所有之常道則固未嘗亡也誠使聖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至於朝諸侯有天下亦惟是循其常道而已豈必有所變易哉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孔曰次飯樂師也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兩注皆無以樂侑食之說而周官膳夫疏引鄭康成注云皆舉食之樂則固以亞飯以下爲以樂侑食之官矣皇疏云周禮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則日奏此說殊誤周官膳夫職云王日一舉以樂侑食賈疏云案

周禮王日一舉云以朝食也賈疏申明之曰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而鄭注鄉黨篇不時不食曰不時非旦夕日中時可知一日二食天子諸侯大夫同之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又曰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亦可爲一日三食之一證白虎通謂天子四飯殆因論語此章文而附會其說非古制也然則亞飯三飯四飯之說如何曰侑食之制詳於儀禮士九飯三侑見特牲饋食篇此士禮也大夫禮則七飯之後始告飽而侑見少牢饋食篇賈疏曰士三飯卽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此侑食之制也至于飯數則士九飯大夫十一飯皆見特牲少牢兩篇鄭君於有司徹篇注曰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疏申明之曰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今依此說之士每三飯輒一侑與大夫以上異制此可勿論若大夫則七飯而侑十一飯而止諸侯則九飯而侑十三飯而止天子則十一飯而侑十五飯而止自侑之後各加四飯大夫卑或不用樂天子諸侯以樂侑食於是皆得有四飯之樂天子之初飯乃其十二飯也亞飯則其十三飯四飯則其十五飯此天子之四飯也諸侯初飯乃其十飯也亞飯則其十一飯三飯則其十二飯四飯則其十三飯此諸侯之四飯也天子諸侯雖同用四飯而自有尊卑之差非如白虎通天子四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以意爲等差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六十一終

長沙王先謙
善化劉肇鐸
校